

課程指定文言經典聯篇並賞一辛棄疾詞 (2017.1.20)

楊鍾基教授

I. 中國語文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

青玉案 元夕 辛棄疾

東風夜放花千樹，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寶馬雕車香滿路。鳳簫聲動，玉壺光轉，一夜魚龍舞。蛾兒雪柳黃金縷，笑語盈盈暗香去。眾裏尋他千百度；驀然迴首，那人卻在、燈火闌珊處。

中國文學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

南鄉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辛棄疾

何處望神州？滿眼風光北固樓。千古興亡多少事，悠悠，不盡長江滾滾流。年少萬兜鍪，坐斷東南戰未休。天下英雄誰敵手？曹劉。生子當如孫仲謀。

III. 辛棄疾生平述要

辛棄疾傳記及年譜坊間有多種刊本，所記事蹟無大分歧，繫年或有一兩年之出入，可任取其一精讀之。非精讀細節無以體會其人其品其詞。

生卒：生於宋高宗紹興 10 年庚申 5 月 11 日卯時（公元 1140 年 5 月 28 日），卒於宋寧宗開禧 3 年丁卯 9 月 10 日（公元 1207 年）。生年岳飛大破金兵，翌年被誣死。在世 68 年間，經歷高、孝、光、寧四帝，逝世後 71 年宋亡。

名字號：辛棄疾，原字坦夫，後改字幼安，別號稼軒居士（自謂「人生在勤，當以力田為先……故以稼名軒」）

籍貫：生於山東濟南歷城金人淪陷區。其先為隴西狄道人。祖辛贊仕於金而有復興之志。

妻兒：南歸後娶范邦彥女。有子 9 人女可考者 2 人。

樣貌：「膚碩體胖，目光有稜，背胛有負，紅頰青眼。」（鄧廣銘）

15 至 18 歲有燕山觀察形勢之行。（見深謀遠慮）

20 至 21 歲率眾 2 千人起義，投入耿京民兵陣營，（見其量度）追殺叛逃者僧義端（見其勇武）。說服耿京南歸投宋。（見其胸襟謀略）

22/23 歲奉表南歸。耿京為叛將張安國所殺。稼軒率 50 騎深入 50000 人軍營，生擒張安國歸宋。（見其膽色）

26 至 32 歲先後進《守淮疏》、《美芹十論》、《九議》。（為極有見解之論政論戰文章，具見其眼界才華謀策）

33 歲治滁州，36 歲平茶寇，41 歲創飛虎軍，救荒，修水利。（見其治民、平亂、建軍、救災之治績才幹）

42 歲被彈劾，閑居 10 年。（「渡江天馬南來，幾人真是經綸手」？「卻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得東家種樹書」，「閑愁最苦」可想而知）

53 歲再奉召，54 歲建備安庫。（見其備戰韜略）

55 至 57 歲，2、3、4、5 次被彈劾（政見不合，北人南歸不受信任），閑居 8 年。（「更能消幾番風雨」，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」，「可憐白髮生」）

64 歲再獲起用，65 歲至 66 歲出知鎮江前線，仍是練新軍、積糧餉、派間諜，謀長遠之計。南鄉子「何處望神州」、永遇樂「千古江山」先後作於此時。（「憑誰問，廉頗老矣，尚能飯否」，見志忼心情）

65 歲第 6、7 次被劾，66 歲 6 月放歸鉛山。

67 歲，韓侂胄伐金大敗。（「惜春長怕花開早，何況落紅無數」！）

68 歲再獲起用，再三請辭，未赴任而卒。（「綠樹聽鶯鶯，更那堪·鶯鶯聲住，杜鵑聲切。啼到春深無歸處，苦恨芳菲都歇」！）

思考問題：

以下哪一個稱謂較適合辛棄疾其人其品其見解其詞？

仁者？智者？勇者？

英雄？猛將？忠臣？賢臣？策士？良吏？詩人？詞人？

愛國詩人/詞人（憂國/報國/復國/殉國/去國）？民族英雄？人民詩人？熱愛祖國？熱愛農村？熱愛人民？

主和派？主戰派？速戰派？慎戰派？備戰派？（「言和者欲終世而諱兵，論戰者欲明日而亟鬥。」）

詞詩？詞論？詞史？

豪放派？婉約派？

豪放？雄健？典雅？婉轉？含蓄？爽朗？瀟灑？流麗？俚俗？諧趣？抑鬱？憂懼？無聊？無奈？自憐？自傷？自嘲？雙重印象？多重印象？以上皆適合？

兼具胸襟、抱負、識見、才華、膽色、量度、謀略、權變、手段？

總結以上討論：辛棄疾其人其詞均如繆鉞所言給予讀者雙重以至多重印象，遂乃成其豐厚。

非單純忠君愛國而為憂國傷時、憂讒畏譏、報國無門、請纓無路。

非單純為主戰派、好戰派、速戰派而為慎戰派、備戰派→「惜春長怕花開早，何況落紅無數」，是可嘆也。

非單純為豪放派而為雄深雅健、鬱勃蒼涼、大聲鏗鎔、小聲鏗鏘、斂雄心、亢高調、變溫婉、成悲涼。

非單純為詞人而是以詞為詩、以詞為論、以詞言志、以詞明志。
兼詞人、詩人、猛將、策士、賢臣、良吏。

IV. 辛棄疾詞評舉要

劉克莊云：公所作，大聲鏗鎔，小聲鏗鏘，橫絕六合，掃空萬古；其穠麗綿密處，亦不在小晏、秦郎之下。（《後村詩話》）

毛晉云：詞家爭鬥穠纖，而稼軒率多撫時感事之作，磊落英多，絕不作妮子態；宋人以東坡為詞詩，稼軒為詞論，善評也。（《稼軒詞跋》）

黃梨莊云：辛稼軒當弱宋末造，負管、樂之才，不能盡展其用，一腔忠憤，無處發洩；故其悲歌也慷慨，抑鬱無聊之氣，一寄之於其詞。（節錄自《詞苑叢談引》）

周濟云：世以蘇、辛並稱，蘇之自在處，辛偶能到之，辛之當行處，蘇必不能到。又云：後人以粗豪學稼軒，非徒無其才，並無其情，稼軒故是才大，然情至處，後人萬不能及。（節錄自《介存齋論詞雜著》）又云：稼軒斂雄心，抗高調，變溫婉，成悲涼。（《宋四家詞選序論》）

吳衡照云：辛稼軒別開天地，橫絕古今，《論》、《孟》、《詩小序》、左氏《春秋》、《南華》、《離騷》、《史》、《漢》、《世說》、選學、李、杜詩，拉雜運用，彌見其筆力之峭。（《蓮子居詞話》）

陳廷焯云：辛稼軒，詞中之龍也，氣魄極雄大，意境卻極沈鬱。（節錄自《白雨齋詞話》）

王國維云：幼安之佳處，在有性情，有境界；即以氣象論，亦有傍素波、干青雲之概，寧後世齷齪小子所可擬耶！（節錄自《人間詞話》）

謝章铤云：稼軒是極有性情人，讀蘇、辛詞，知詞中有人，詞中有品，不敢自為菲薄。然辛以畢生精力注之，比蘇尤為橫出矣。（節錄自《賭棋山莊詞話》）

況周頤云：東坡、稼軒其秀在骨，其厚在神。（《香海棠館詞話》）

葉嘉瑩〈論辛棄疾詞〉三首

「少年突騎渡江來。老作詞人事可哀。萬里倚天長劍在，欲飛還斂慨風雷。」

「曾誇蘇柳與周秦。能造高峰各有人。何意山東辛老子，更於峰頂拓途新。」

「幽情曾識陶彭澤，健筆還思太史公。莫謂粗豪輕學步，從來畫虎最難工。」

〔鍾基按：辛詞「我覺其間，雄深雅健，如對文章太史公。」〕

繆鉞〈論辛稼軒詞〉

余讀稼軒詞，恆感覺雙重之印象，除表面所抒發之情思以外，其裏面尚蘊含一種境界，與其表面之情思相異或相反，而生調劑映襯之作用，得相反相成之妙，使其作品更躋於渾融深美之境。此其所以卓也。〔鍾基按：論稼軒其人其政，亦可作如是觀。〕

V. 稼軒詞增選

鷓鴣天

有客慨然談功名，因追念少年時事，戲作。

壯歲旌旗擁萬夫，錦襜突騎渡江初。燕兵夜娖銀胡觥，漢箭朝飛金僕姑。 追

往事，嘆今吾，春風不染白髭鬚。都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得東家種樹書。

水龍吟

過南劍湘溪樓

舉頭西北浮雲，倚天萬里須長劍。人言此地，夜深長見，斗牛光燄。我覺山高，潭空水冷，月明星淡。待燃犀下看，憑闌卻怕，風雷怒，魚龍慘。 峽束蒼江對起，過危樓，欲飛還斂。元龍老矣！不妨高臥，冰壺涼簟。千古興亡，百年悲笑，一時登覽。問何人又卸，片帆沙岸，繫斜陽纜？

水龍吟

為韓南澗尚書壽，甲辰歲。

渡江天馬南來，幾人真是經綸手。長安父老，新亭風景，可憐依舊。夷甫諸人，神州沈陸，幾曾回首。算平戎萬里，功名本是，真儒事，君知否。況有文章山斗。對桐陰滿庭清晝。當年墮地，而今試看，風雲奔走。綠野風煙，平泉草木，東山歌酒。待他年整頓，乾坤事了，為先生壽。

水龍吟·登建康賞心亭

楚天千里清秋，水隨天去秋無際。遙岑遠目，獻愁供恨，玉簫螺髻。落日樓頭，斷鴻聲裏，江南游子。把吳鉤看了，欄杆拍遍，無人會，登臨意。休說鱸魚堪膾，儘西風季鷹歸未？求田問舍，怕應羞見，劉郎才氣。可惜流年，憂愁風雨，樹猶如此！倩何人喚取，盈盈翠袖，搵英雄淚？

摸魚兒

淳熙己亥，自湖北漕移湖南，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，為賦

更能消幾番風雨，匆匆春又歸去。惜春長怕花開早，何況落紅無數。春且住！見說道、天涯芳草無歸路。怨春不語。算只有殷勤，畫檐蛛網，盡日惹飛絮。長門事，準擬佳期又誤。蛾眉曾有人妒。千金縱買相如賦，脈脈此情誰訴？君莫舞，君不見、玉環飛燕皆塵土。閒愁最苦，休去倚危闌，斜陽正在，煙柳斷腸處。

清平樂

茅簷低小，溪上青青草。醉裏吳音相媚好，白髮誰家翁媼？大兒鋤豆溪東，中兒正織雞籠。最喜小兒無賴，溪頭臥剝蓮蓬。

西江月

夜行黃沙道中

明月別枝驚鵲，清風半夜鳴蟬。稻花香裏說豐年，聽取蛙聲一片。七八
個星天外，兩三點雨山前。舊時茅店社林邊，路轉溪橋忽見。

鵲橋仙

山行書所見

松岡避暑，茅簷避雨，閒去閒來幾度？醉扶孤石看飛泉，又卻是前回醒
處。東家娶婦，西家歸女，燈火門前笑語。釀成千頃稻花香，夜夜
費一天風露。

沁園春

靈山齊庵賦，時築偃湖未成。

疊嶂西馳，萬馬回旋，眾山欲東。正驚湍直下，跳珠倒濺，小橋橫截，缺月
初弓。老合投閒，天教多事，檢校長身十萬松。吾廬小，在龍蛇影外，風雨
聲中。爭先見面重重，看爽氣朝來三數峰。似謝家子弟，衣冠磊落，相
如庭戶，車騎雍容。我覺其間，雄深雅健，如對文章太史公。新堤路、問偃
湖何日，煙水濛濛。

破陣子

為陳同父賦壯語以寄

醉裏挑燈看劍，夢回吹角連營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絃翻塞外聲，沙場點
秋兵。馬作的盧飛快，弓如霹靂弦驚。了卻君王天下事，贏得生前身後
名，可憐白髮生！

醜奴兒

書博山道中壁

少年不識愁滋味，愛上層樓；愛上層樓，為賦新詞彊說愁。而今識盡愁滋
味，欲說還休；欲說還休，卻道「天涼好箇秋」。

永遇樂

京口北固亭懷古

千古江山，英雄無覓，孫仲謀處。舞榭歌臺，風流總被，雨打風吹去。斜陽草樹，尋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想當年金戈鐵馬，氣吞萬里如虎。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，贏得倉皇北顧。四十三年，望中猶記，烽火揚州路。可堪回首，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鴉社鼓。憑誰問，廉頗老矣，尚能飯否？

賀新郎

別茂嘉十二弟。鶉鴒、杜鵑實兩種，見《離騷補註》。

綠樹聽鶉鴒。更那堪、鶉鴒聲住，杜鵑聲切。啼到春歸無尋處，苦恨芳菲都歇。算未抵人間離別。馬上琵琶關塞黑，更長門翠輦辭金闕。看燕燕，送歸妾。將軍百戰身名裂，向河梁、回頭萬里，故人長絕。易水蕭蕭西風冷，滿座衣冠似雪。正壯士悲歌未徹。啼鳥還知如許恨，料不啼清淚長啼血。誰共我，醉明月？

VI. 繆鉞《詩詞散論》〈論辛稼軒詞〉節錄

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之詩人，類具三種條件。(一)有學問，有識見，有真性情，而襟懷闊遠，抱負宏偉，志在用世。(二)境遇艱困，不能盡發其志，而鬱抑於中。(三)天才卓絕，專精文學，以詩表現其整個之人格。如屈原、曹植、阮籍、陶潛、杜甫皆是。宋代詞人，如范仲淹、歐陽修、蘇軾，雖具第一二兩種條件，而視詞為餘事，非專力所注，故詞中所表現者，僅其一部分之人格。至於秦觀、晏幾道等，雖天才高，致力專，而志量之宏偉稍遜。惟辛稼軒既具第一二兩種條件，而又以夙異之才，專力為詞，所作約六百首，大含細入，平生襟懷志事，皆見於中，故就此點而論，宋詞之有辛稼軒，幾如唐詩之有杜甫。斯意甚顯，無俟煩言。

稼軒在宋代詞史上之地位既明，次論其詞所以卓絕之處。

余讀稼軒詞，恒感覺雙重之印象，除表面所發抒之情思以外，其裏面尚蘊含一種境界，與其表面之情思相異或相反，而生調劑映襯之作用，得相反相成之妙，使其作品更躋於渾融深美之境。此其所以卓也。

論稼軒詞者，率推其豪壯。豪壯誠為稼軒詞優點之一，惟南宋人作壯詞者甚多，前乎稼軒者，有岳飛、張元幹、張孝祥，與稼軒同時者，有陸游、陳亮、劉過，後於稼軒者，有劉克莊。諸人均抱恢復之心，有用世之志，其詞亦悲憤激烈，然皆不及稼軒詞境

界之高，意味之美，耐人翫誦。蓋稼軒詞如《永遇樂》(千古江山)、《菩薩蠻》(鬱孤臺下清江水)、《摸魚兒》(更能消幾番風雨)等，雖悲壯激烈之情，洋溢紙上，然細繹之，非徒豪壯而已也，於豪壯之中，又能沈咽醞藉，空靈纏綿，得此調劑，故豪壯之情，不失於粗獷，詞體之美，仍可以保持。蓋詞之起源，由於歌樂。歐陽炯《花間集序》所謂「綺筵公子，繡幌佳人，遞葉葉之花牋，文抽麗錦，舉纖纖之玉指，拍按香檀。」可以想見初期作詞唱詞之情況。故晚唐五代詞，多寫男女閒情幽怨，其體要眇，其境淒迷，下逮秦晏，意境雖高，而塗轍未改，詞所以能在詩之外別為一體，造成一種特美，引人愛好者，其故在此。然詞之內容，若長守傳統之遺，則又未免失於單簡。自蘇軾開拓詞之領域，稼軒繼之，益為恢宏，重在言志，非徒應歌，無意不可入，無事不可言。就擴大詞體而論，此種轉變，未嘗非進步，然所難者，在如何仍能保持詞體要眇淒迷之特美，不然，則成為押韻之文，領域雖開拓，而詞之所以為詞者亦亡矣。秦晏以詞寫男女之情，內容與體裁相得而彰，其勢甚順。稼軒以詞寫感事憂時之雄懷壯志，相反之物而調劑渾融之，其事較難。故秦晏之作，其情思與意境合，吾人讀之，得一單純之印象。稼軒作壯詞，於其所欲表達之豪壯情思以外，又另造一內蘊之要眇詞境，豪壯之情，在此要眇詞之光輝中映照而出，則粗獷除而精神益顯，故讀稼軒詞恒得雙重之印象，而感渾融深厚之妙，此其不同於秦晏者也。再以淺喻明之。昔人謂意喻之米，文則炊而為飯，詩則釀而為酒，蓋詩重在味也。若準斯例，詞則如酒中之甘醴。溫韋秦晏之詞，純醴也。柳永、周邦彥之詞，則醴中浸以甘芳之物，如蓮子紅棗等，其味猶相合也。稼軒之詞，則如以甘醴之糟製肴饌，雞鴨豚魚，無所不可。雞魚之味，雖遠於甘醴，若糟浸既久，漸漬已深，於雞魚本身之鮮肥外，又益以醴糟之甘醇，一嚥入口，別具風味矣。

茲舉稼軒《摸魚兒》詞加以說明。

摸魚兒

淳熙己亥，自湖北漕移湖南，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，為賦。

更能消幾番風雨，匆匆春又歸去。惜春長怕花開早，何況落紅無數。春且住！見說道、天涯芳草無歸路。怨春不語。算只有殷勤，畫簷蛛網，盡日惹飛絮。長門事，準擬佳期又誤。蛾眉曾有人妒。千金縱買相如賦，脈脈此情誰訴？君莫舞，君不見、玉環飛燕皆塵土。閒愁最苦。休去倚危欄，斜陽正在，煙柳斷腸處。

此詞大旨，乃慨南宋國勢微弱，恐偏安之局難以長保，而傷己之不見用，不能發布壯志，建樹功業。通篇皆用含蓄之筆，比興之法，雖傷國事，抒壯懷，而所借以發抒者，如惜春之情，如落紅，如芳草，如畫簷蛛網，如男女幽怨，如斜陽煙柳，皆極美之意象。悲憤沈鬱之情，映以淒美之光，遂成異采。既非僅豪壯之呼號，亦非只兒女之怨慕。此稼軒獨創之境界，以前詞人所未有也。

《摸魚兒》固為稼軒壯詞中造境最美者，此外如《永遇樂》詞(千古江山)，借古事以慨今，則不傷於淺露，又如《菩薩蠻》詞(鬱孤臺下清江水)，借水怨山，以鷓鴣起興，亦極醞藉。含蓄之筆，比興之法，雖詞家慣技，然施於作壯詞時，所難者有兩端：(一)若用筆過於含蓄或比興過於空泛，則必掩晦豪壯之情，而減損其力量；(二)若一篇之中，所用比興，凌亂錯雜，未能造成渾融之境，則亦不能發出光輝而生映襯之作用。稼軒詞

之所以佳，即在其所用含蓄比興恰到好处，無上述之兩種弊病，而於詞之裏面造一美境，映其豪壯之情，有調劑之妙，無晦暗之失也。

稼軒詞之佳處，在其能造內蘊之境，與讀者以雙重印象，而得調劑之妙用，不但壯詞如是，其他方面之詞亦然。

稼軒晚歲頗多閒適之詞，樸淡清逸，翛然世外。然吾人讀之，非徒感覺閒適之趣而已，閒適之中，仍蘊含豪放之情，鬱勃之氣。其寫情者，如「不知筋力衰多少，但覺新來懶上樓。」（《鷓鴣天》）又如「十分筋力誇強健，只比年時病起時。」（《鷓鴣天》）語淡而志壯，雖似自歎衰老，而實則脾肉復生之感也。其寫景者，如「邊林飢鼠，蝙蝠翻燈舞。屋上松風吹急雨，破紙窗間自語。」（《清平樂》）又如「山上飛泉萬斛珠，懸崖千丈落毵毵。已通樵徑行還礙，似有人聲聽卻無。」（《鷓鴣天》）雖寫清逸之景，而其中極有生氣。余嘗謂稼軒此種詞，譬如江水滔滔東流，阻於山石，激盪迴折，潞為大湖，湖波雖似平靜，而水勢餘怒，蘊藏於中，黛蓄膏渟，氣象闊遠，非尋常行潦之水可比。了解此種意味，始能欣賞稼軒閒適之詞。蓋其表面所達者，為閒適之情思，而裏面另有一豪放鬱勃之境以映襯之，自不同於普通閒適之作也。

初讀稼軒詞者，僅能了解其表面之情思，翫味既深，即能領會其裏面之另一種境界，另一種光輝，而感調劑之妙用，融渾之厚味。況夔笙《香海棠館詞話》謂稼軒詞「其秀在骨，其厚在神。」所謂「其秀在骨，其厚在神。」即指其內蘊之境界及光輝，稼軒詞之所以卓絕者在此也。

以上所論稼軒詞之特點，在他家詞中，似不多見。蘇軾之詞，堂廡闊大，其長處在超曠，如《卜算子》（缺月挂疏桐）、《水調歌頭》（明月幾時有）、《八聲甘州》（有情風萬里卷潮來）等，其情思為超曠，而詞境亦為超曠、二者相合，非如稼軒壯詞，於豪壯之外，尚蘊含淒美之境也。姜夔之詞，格調甚高，其長處在清遠，如《湘月》（五湖舊約）、《念奴嬌》（鬧紅一舸）、《慶春宮》（雙槳蓴波）、《點絳脣》（燕雁無心）等，其情思為清遠，而詞境亦為清遠，二者相合，非如稼軒閒適之詞，於閒適之外，尚蘊含鬱勃之致也。作詞能造內蘊之境，映襯情思，生相反相成之妙用，在稼軒詞中特顯，吾故表而出之。

若進而研究稼軒詞何以能有此特點，則與其才情及修養有關。蓋人生本有一種淒美之情感，故表現於文學中亦有一種淒美之境界。如《詩經》中之《鄭風》、《陳風》，《楚辭》中之《九歌》，六朝之謝朓詩，唐之李商隱詩皆是。及詞體興起，專在此方面發展，造成傳統之特性。惟具淒美之情者，往往不能壯闊，而有雄豪之情者，又多失於粗疏。稼軒雖雄姿英發，虎視龍驤，而其內心則蘊含一種細美之情感。此其天稟特異之處。蓋無細美之情感，則不能深得詞體之妙，而無英發之雄姿，則又不能具碧海掣鯨之力量以開拓詞之境域。二者相合，遂成奇蹟。稼軒喜作壯詞，而常能蘊含淒美之境者，其故在此。吾國自魏晉以降，老莊思想大興，其後與儒家思想混合，於是以積極入世之精神，而參以超曠出世之襟懷，為人生最高之境界。故居廟堂而有江湖之思，則異乎貪祿戀權之巧宦，處山林而懷用世之志，則異乎頹廢疏懶之名士。稼軒平日蓋有此種修養，雖懷立功之雄心，而無熱中躁進之弊，及退居林泉，欣賞自然，寫閒適之趣，而壯志亦

並不消沈。稼軒作閒適之詞所以能蘊含鬱勃之致者，其故在此。因才情之夔異，及修養之深厚，而造成詞中相反相成之妙用，渾融淵永之意味，此讀稼軒詞所應致意者也。

VII. 顧隨《顧隨文集》〈稼軒詞說〉

青玉案 元夕

東風夜放花千樹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寶馬雕車香滿路。鳳簫聲動，玉壺光轉，一夜魚龍舞。蛾兒雪柳黃金縷。笑語盈盈暗香去。眾裏尋他千百度。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，燈火闌珊處。

靜安先生《人間詞話》曰：「古今之成大事業、大學問者，必經過三種之境界。『昨夜西風凋碧樹。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』此第一境也。『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』此第二境也。『眾裏尋他千百度。回頭驀見，那人卻在，燈火闌珊處。』此第三境也。」此三種境界，若依衲僧參禪工夫論之，則一是發心，二是行腳，三是頓悟。苦水如此說，且道是會不會？是具眼不具眼？若道不會、不具眼，苦水過在什麼處？請會底與具眼底人別下一轉語。假若苦水是會，是具眼，縱然得到靜安先生印可，與上舉三段詞，又有甚交涉？靜安亦曾理會到此，所以又道：「遽以此意解釋諸詞，恐為晏、歐諸公所不許也。」如今苦水亦只好就詞論詞，另起一番葛藤。一首《青玉案》，題目注明是《元夕》，寫鰲山，寫煙火，寫遊人，寫歌舞，寫月光，寫鬧蛾兒與雪柳，若是別一個如此寫，苦水便直截以熱鬧許之。但以稼軒之才情、之工力論之，苦水卻嫌他熱鬧不起來。莫道老辛於此江郎才盡好。須知他當此之際，有不能熱鬧起來的根芽在。要會這根芽，只看他結尾四句便知。夫「眾裏尋他千百度」，則其此夕之出，只為此事，只為此人，彼鰲山、煙火、遊人、歌舞、月光、鬧蛾兒與雪柳也者，於其眼中心中也何有？此人而在，此事而成，鰲山等等，有也得，無也得。此事而不成，此人而不在，鰲山等等，祇見其刺目傷心而已。熱鬧云乎哉？鰲山等等，今也亦姑置之，而那人固已明明在燈火闌珊處矣，又將若之何而可？稼軒平時，傾心吐膽與讀者相見，此處卻戛然而止，留與讀者自家會去。吾輩且不可孤負他。夫那人而在燈火闌珊處，是固不入寶馬雕車之隊，不逐盈盈笑語之羣，為復是鬧中取靜？為復是別有懷抱？為復是孤芳自賞？要之，不同乎流俗，高出乎儕輩，可斷斷言。此亦姑置之。若夫「驀然回首」，眼光霍地一亮，而於燈火闌珊之處而見那人焉，此時此際，為復是欣慰？為復是酸辛？為復是此心(蹦)跳，幾欲衝口而出？不是，不是，再還他一個不是。讀者細細體會去好。莫怪苦水不說。倘若體會不出，蒼天，蒼天！倘若體會得出，不得呵呵大笑，不得點點淚拋，只許於甘苦悲歡之外，釀成心頭一點，有同聖胎，須得好好將養，方不孤負辛老子詩眼文心。東坡調柳儀曹南澗詩，「憂中有樂，樂中有憂」，千古絕調。試移此評以評此詞，并持柳詩與此詞相較，依然似是而非，嫌他忒煞孤寂，有如住山結茅。杜少陵詩曰「摘花不插鬢，採栢動盈掬，天寒翠袖薄，日暮倚修竹」，似之矣，嫌他忒煞客觀。韓翰林詩曰「輕寒着背雨淒淒，九陌無塵未有泥，還是平時舊滋味，漫垂鞭袖過街西」，似之矣，嫌他忒煞寒酸。有一比丘尼得道之後，作得一偈曰「鎮日尋春不見春，芒鞋踏遍嶺頭雲，歸來笑撚梅花嗅，春在枝頭已十分」，最近之矣，嫌他忒煞沾沾自喜。雖然，縱

使苦水寫得手酸腕痛，說得舌敝唇焦，要不是末後一句。倘討遇好事者流問：末後一句如何說，如何寫？苦水將不惜口孽，分明說似，諦聽，諦聽：「眾裏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，燈火闌珊處」。

結尾尚有不能已於言者，畫蛇仍要添足。其一，靜安先生雖說是第三境，且不可做第三境會。此與大學問、大事業無干。其二，苦水為行文便利，用比語錄體裁，且不可作禪會，此與禪宗沒交涉。其三，此是文心中一種最高境界，千古秘密，偶被稼軒捉來，於筆下露出些子端倪，釘住處空，截斷眾流。苦水詞說只是戲論，堪中底用。學人且自家會去。

水龍吟 登建康賞心亭

楚天千里清秋，水隨天去秋無際。遙岑遠目，獻愁供恨，玉簪螺髻。落日樓頭，斷鴻聲裏，江南遊子。把吳鉤看了，闌干拍遍，無人會，登臨意。休說鱸魚堪膾。儘西風、季鷹歸未？求田間舍，怕應羞見，劉郎才氣。可惜流年，憂愁風雨，樹猶如此。倩何人喚取，紅巾翠袖，搵英雄淚？

千古騷人志士，定是登高遠望不得。登了望了，總不免洩漏消息，光芒四射。不見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，一登廣武原，便說：「時無英雄，遂使豎子成名。」陳伯玉不樂居職，壯年乞歸，亦像煞恬退。一登幽州臺，便寫出「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。」況此眼界極高、心腸極熱之山東老兵乎哉？

此《水龍吟》一章，各家詞選錄稼軒詞者，都不曾漏去。讀者太半喜他「落日樓頭」以下七個短句，二十七個字，一氣轉折，沉鬱頓挫，長人意氣。但試問此「登臨意」究是何意？此意又從何而來？倘若於此含糊下去，則此七句二十七字便成無根之木、無源之水，與彼大言欺世之流，又有何區別？何不向開端兩句會去？此正與阮嗣宗登廣武原、陳伯玉登幽州臺一樣氣概、一樣心胸也。而且「千里清秋」，「水隨天去」，浩浩蕩蕩，蒼蒼茫茫，一時小我，混合自然，卻又抵拄枝梧，格格不入，莫祇作開擴心胸看去。李義山詩曰：「花明柳暗繞天愁，上盡層樓更上樓，欲問孤鴻向何處？不知身世自悠悠。」與稼軒此詞，雖然花開兩朵，正是水出一源。此處參透，下面「意」字自然會得。好笑學語之流，操觚握筆，動即曰無人知，沒人曉，只是你自己胸中沒分曉。試問有甚底可知可曉？即使有人知得曉得了，又有甚麼要緊？偏偏要說無人知，沒人曉，真乃痴人說夢也。前片中「遙岑」三句，大是敗闕。後片中用張翰事，用劉先主事，用桓溫語，意只是說，欲歸又歸不得，不歸亦是空度流年。但總不能渾融無迹。到結尾處「紅巾翠袖，搵英雄淚」，更是忒煞作態。若說責備賢者，苦水詞說並非《春秋》，若說小德出入，正好放過。

VIII. 青玉案元夕 原文、評語及賞析

東風夜放花千樹，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寶馬雕車香滿路。鳳簫聲動，玉壺光轉，一夜魚龍舞。
蛾兒雪柳黃金縷，笑語盈盈暗香去。眾裏尋他千百度；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、燈火闌珊處。

【評箋】

彭孫通云：稼軒『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、燈火闌珊處。』秦、周之佳境也。（《金粟詞話》）

譚獻云：稼軒心胸發其才氣，改之而下則獷。起二句賦色瑰異，收處和琬。（《譚評詞辨》）

梁啟超云：自憐幽獨，傷心人別有懷抱。（《藝蘅館詞選》）

王國維云：古今成大事業、大學問者，必經過三種境界：『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』此第一境也。『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』此第二境也。『眾裏尋他千百度，回頭驀見，那人正在、燈火闌珊處。』此第三境也。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，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，恐晏、歐諸公所不許也。（《人間詞話》）

楊鍾基云：

辛棄疾《青玉案》「元夕」詞，詞中有人，呼之欲出。然而其人何以在元宵佳節獨守於燈火闌珊處，意者可自李清照《永遇樂》詞求之。詞云：

落日鎔金，暮雲合璧，人在何處？染柳煙濃，吹梅笛怨，春意知幾許？元宵佳節，融和天氣，次第豈無風雨。來相召、香車寶馬，謝他酒朋詩侶。中州盛日，閨門多暇，記得偏重三五。鋪翠冠兒，撚金雪柳，簇帶爭濟楚。如今憔悴，風鬟霧鬢，怕向花間重去（一本作「怕見夜間出去」）。不如向簾兒底下，聽人笑語。

稼軒嘗作詞「效李易安體」，又另有「泛菊杯深，吹梅笛怨」之句，亦自此詞「染柳煙濃，吹梅笛怨」化出。其深諳此詞固無疑也。《永遇樂》詞中之「香車寶馬」、「鋪翠冠兒，撚金雪柳」等句，固與稼軒《青玉案》所描繪者相似，而契合尤深者，特在「如今憔悴，風鬟霧鬢，怕向花間重去。不如向簾兒底下，聽人笑語」數句。其中「簾兒底下」正是「燈火闌珊處」。稼軒《青玉案》寫至「那人卻在、燈火闌珊處」戛然而止，於其人之容貌心境不著一字，今與易安《永遇樂》結句比觀，當可了然。又稼軒《定風波》「暮春漫興」上片云：「少日春懷似酒濃，插花走馬醉千鐘。老去逢春如病酒，唯有：茶甌香篆小簾櫳。」亦如李易安《永遇樂》「怕向花間重去」之意。故梁任公謂稼軒之作《青玉案》，乃「自憐幽獨，傷心人別有懷抱」可謂得其詞心矣。（傅庚生、傅光合編《百家唐宋詞新話》頁354至355）

IX. 有法之法——文學賞析工具舉隅

事、情、景、理 起、承、轉、合 恐、怒、哀、樂

神、理、氣、味 格、律、聲、色 酸、甜、苦、辣

襯托、對比、動靜、疏密、字法（一字立骨）、句法、章法、篇法、題旨、結構、人物、語言、對話、褒貶、視角、聚焦、時空、高潮、衝突、聯想、關鍵句、關鍵詞、一字切入、賦比興、體裁、申義、明例、比較、定位、通感、引發點、觸發點、爆發點、指瑕、摘謬、摹式、繼體、敘品、發疑、設問……

修辭入格、設身處地、正反是非、四字考語、節奏虛實、氣氛情調、矛盾轉折

「何氏」家族

X. 辛棄疾詞參考書籍專文舉要

鄧廣銘：《稼軒詞編年箋注》

辛更儒：《辛棄疾資料彙編》

蔡義江、蔡國黃：《辛棄疾年譜》

葉嘉瑩：《靈谿詞說》〈論辛棄疾詞〉

繆鉞：《詩詞散論》〈論辛稼軒詞〉

顧隨：《顧隨文集》〈稼軒詞說〉